

公主病^{bing}
观察日记 下册

主编：金波



公主病

观察日记



下册

床崩公子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主病观察日记 / 铁扇公子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ISBN 978-7-5699-2211-0

I. ①公… II. ①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968 号

公主病观察日记

GONGZHU BING GUANCHAJI RUI

著 者 | 铁扇公子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赵 雷

责任编辑 | 余 玲 徐 蕾

特邀策划 | 码 码 李姣姣

装帧设计 | 西 少

责任印制 | 刘 银 姚 春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50mm 1/32 印 张 | 18.25 字 数 | 55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211-0

定 价 | 59.8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CHAPTER 20 … 437	· CHAPTER 19 … 421	· CHAPTER 18 … 393	· CHAPTER 17 … 369	· CHAPTER 16 … 343	· CHAPTER 15 … 319	· CHAPTER 14 … 291
· 番外篇 2 … 559	· 番外篇 1 … 549	· CHAPTER 25 … 533	· CHAPTER 24 … 513	· CHAPTER 23 … 497	· CHAPTER 22 … 483	· CHAPTER 21 … 455

CHAPTER 14

意识到这个事实，盛子瑜瞬间慌了神，一时之间只能想到给霍铮打电话，只是刚打过去便被挂了，她这才反应过来现在还是大白天，霍铮多半有事情要忙。

可她知道自己这回闯了祸，心里越发得慌，当下便一把搂住旁边正在啃鸡爪的胖虫虫，“呜呜”地哭起来：“虫宝，妈妈又作死了怎么办？”

自从昨天被妈妈棒打鸳鸯后，胖虫虫就一直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他呆滞着一张胖脸，慢吞吞地将手上的这只鸡爪啃完，这才拍拍妈妈的脑袋，说：“妈妈，不要哭了……能不能帮我扔一下骨头？”

盛子瑜擦了擦眼泪，帮他把手上的鸡骨头扔了，又惶惶然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没过一会儿，霍铮的电话便回了过来，他的声音还带点喘：“刚才在开会，怎么了？”

盛子瑜躲进卧室接电话，刚关上门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声音哽咽：“我这回闯大祸了……”

听见她这话霍铮倒是吓了一跳，等镇定下来又好声好气地哄她：“怎么了？你先别哭，好好说话。”

盛子瑜哽咽着将事情全都告诉了他。

“我看林冉冉一直在那儿哭，就想让那个人先走，还想……还想让林艺兰的前夫去路硬一下她和盛谨常，没想到他胆子那么大……我们家进去都要登记身份证的，我没想到他居然敢……他放火是跑不掉的，你说他放火有什么好处呀呜呜呜呜……”

林冉冉的生父做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匪夷所思，盛子瑜原本以为他来找林冉冉只是想赖上她好捞一笔。她当时觉得林冉冉有些可怜，急于帮她解围，却又死鸭子嘴硬，不想让人看出她在帮她，所以用了这种方法。况且盛子瑜当时心里还很得意，盛谨常不是喜欢这个初恋么？喜欢到分手了十多年还要再娶进家门来，那她就偏要让初恋的前夫出现来恶心恶心他。你喜欢林艺兰是吧？可你结婚的那些年，人家结婚生孩子也一样没耽误呢！只是和你不一样，你死了的老婆已经不会出来碍眼，可人家的前夫还好好活在世上呢！

只是她唯一没想到的是林冉冉的生父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居然会丧心病狂到去烧别人家的房子。

霍铮在电话那头静了静，声音里倒并没有显出半分惊讶来，只听见他沉声道：“你先别哭，这不关你的事。他既然都能找到你们学校去，那去你们家只是时间问题。”

林父年轻时便是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二十多年前因为强奸罪入狱，期间几次试图越狱，一路加刑，这才拖到最近才出狱。只是当初盛谨常因为害怕女儿将这件事说出去毁了林氏母女的名声，因此从未将林父的底细告诉她。直到今天，盛子瑜都还以为林艺兰是离异后再嫁给盛谨常的，而林冉冉的生父正是林艺兰的前夫。

霍铮想，她大概并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危险，所以才会恶作剧似的将家庭住址告诉他，目的大概只是为了叫生父继母难堪一顿。

电话那头的盛子瑜依旧是泣不成声：“可我妈妈的遗物也都没了呀……”

霍铮想了想，道：“那不是你的责任。没有他，也许你家的这出戏还是要上演的。”

当初不过是他心底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猜测，没想到事情居然真的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了。

哭得泪眼蒙眬的盛子瑜怔了怔：“啊？”

“没什么。”霍铮又笑了一声，“你和虫宝吃饭了没有？”

盛子瑜想起刚才啃鸡爪啃得满脸油汪汪的胖虫虫，点了点头：“他在吃呢。”

霍铮听出来她的话，又沉了声音：“你也去吃。”

“我哪有心情？”盛子瑜捂着眼睛又想哭了，“我妈妈的遗物都没了，现在笔迹鉴定怎么办呀？”

霍铮想了想，到底还是没告诉她，笔迹鉴定只是当初他想来诰人的一个法子。

按照盛子瑜所说，信是藏在相框后面的，而相框又是虫虫失手打碎的。虫虫才三岁，不可能有人教他故意做这些，有人教了他也不可能瞒住不说。

这封信的确是盛子瑜偶然发现的，被人伪造的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

他让盛子瑜回盛家去取盛母的遗物，不过是想让她试探一下其他人的态度，看是否真的会有人忍不住先露了马脚。

不过现在霍铮倒是有些新想法，因为提防着盛子瑜闲得无聊搞事添乱，所以他决定还是找些事情给她做。霍铮想了想，道：“要笔迹鉴定，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当初阿姨有公司股份，工商内档里肯定会有她的签名笔迹。还有，你再去阿姨上过的学校找找，虽然时间久了，但可能还有当年的试卷留存……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找找。”

盛子瑜听着听着就愣住了，等反应过来，她恨不得抱着霍铮亲一口：“你怎么这么聪明？”

“笔迹鉴定的事情不着急，你先去吃饭。”想了想，他自己又补充道，“对了，你说的令仪阿姨我托人查过了，叫这个名字又和你妈妈年龄相近的人不多，已经全部排除了，现在基本已经可以确定这个是化名。”

“啊？”盛子瑜又是大吃一惊，“怎么是化名？难不成她还是我妈的笔友？”

“真有这个可能。”霍铮短促地笑了一声，“好了，不说这个，你现在就去吃饭。”

挂了电话，盛子瑜心里有些飘飘然，又有些美滋滋的。

她虽然蠢，可她男人聪明呀！

和霍铮打完这通电话，她的心情又重新好起来。

吃完饭，她又蹲在客厅哼着歌拆起了包裹——广告商们的产品已经寄到，就等着翻滚的虫胖来推广了！

第一个包裹打开是一包纸尿裤，这个产品倒是很正常，但盛子瑜还是忍不住有些发愁。

若是胖虫虫现在还不到一岁，那直接将他扒光套上纸尿裤拍张照片就好。可胖家伙现在已经是是个有自主意识的小大人了，前一天才刚结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非要让他穿着纸尿裤拍照片，实在太灭绝人性了。

但是没办法，广告商都已经把一半定金打进她卡里了，盛子瑜只得硬着头皮试一试。

她一手拿着那包纸尿裤，一手拿着手机，慢慢地凑近一无所知还在啃鸡爪的胖虫虫。

“虫宝。”盛子瑜堆起满脸谄媚的笑，高举着手里的纸尿裤，“你看这是什么？”

穿纸尿裤的记忆对胖虫虫来说遥远而陌生，因此他并不认得这个包装，大概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他生无可恋了整整一天的胖脸蛋上终于多出了一丝欣喜。

“妈妈！”胖家伙扔下啃到一半的鸡爪，跌跌撞撞向她跑来，“我要这个！”

“胖胖来这里！”盛子瑜将胖家伙一路引到客厅光线最好的地方，“快看看里面是什么！”

胖虫虫兴奋极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条胖胳膊扯住纸尿裤的塑料包装，正紧咬着牙发力。

因为咬着牙，胖家伙腮帮子上的两坨肉更加明显，盛子瑜忍着笑打开手机的摄像模式，对准胖脸蛋红扑扑的傻儿子。

胖虫虫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终于艰难地将纸尿裤的包装扯开，他激动得脸上的肉都抖了抖。

盛子瑜举高手机，慢慢地凑近胖家伙。

胖家伙咽了一大口口水，满怀期待地往袋子里掏东西，可等东西拿出来后，他却是彻底傻了眼。

镜头推进！表情大特写！

已经被胖虫虫极力遗忘的难堪记忆，再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天就是在这里，他在梦里找了好久好久的厕所，等到终于找到，他掏出“小鸡鸡”嘘嘘后，却猛然被惊醒，然后便感觉到屁股底下一阵湿热。

“啪！”胖虫虫恼羞成怒，一把将纸尿裤扔得远远的，然后一跃而起，蹦起来就要去捶妈妈：“妈妈好讨厌！我不会尿床！我不要这个！”

盛子瑜收起手机，撒丫子就往卧室里跑，但因为跑得不及时，还是被王虫虫捶到了一下。

呼呼！她靠在门背上，掏出手机又检查一遍刚才的视频。

很好，纸尿裤的Logo完美入境，最佳男主角王虫虫在镜头前的表现力很好，将欣喜、期待、惊讶和愤怒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盛子瑜将这段小视频发了上去，还配上文字——“说是你小时候用过的还不信，还要打妈妈，哼哼。”

是个不动声色的软广告。

等到估摸着胖虫虫大概消了气，盛子瑜又偷偷摸摸溜出卧室，继续拆包裹。

第二位广告商寄来的……是一口锅。

盛子瑜“呵呵”笑了两声。

要大胖锅来推广锅，这个主意也是绝妙了，可惜只有她懂这个梗。

盛子瑜想了半天，也没想到这口锅的广告应该如何打。她也不会做菜，要是上传了黑暗料理的照片来给锅打广告，没准广告商还要倒找她赔钱。

苦思冥想五分钟，盛子瑜终于有了主意。

她朝旁边正趴在地上缓慢蠕动的胖虫虫招招手：“虫宝。”

胖虫虫继续趴在地上，缓慢地朝阳台方向蠕动着，对妈妈的呼唤充耳不闻。

盛子瑜没办法，只得走过去一把将他拎起来：“胖胖，帮妈妈一个忙好吗？”
胖虫虫想也不想就摇头：“不好。”

盛子瑜真想将他暴打一顿，可毕竟眼下还有求于他，于是只能艰难地忍住。

“不对。”盛子瑜谄媚地笑，“胖胖，是帮爸爸的忙，你不是最喜欢爸爸了吗？”

胖虫虫吸了吸鼻子，中气十足道：“我是你爸爸！”

盛子瑜终于被他惹毛了，“唰”地撕下慈母的面具，几下就将胖家伙的裤子扒下来，对着他肉滚滚的屁股“啪啪”打了好几下：“谁是爸爸？”

胖家伙最近皮痒欠揍，被打了一顿，立刻就老实了。

他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含着泪，委屈巴巴道：“你是。”

这还差不多，盛子瑜满意了，将他放下来，又指了指旁边的那一口大锅：“坐进去。”

胖虫虫咬着手指，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很是犹豫：“妈妈……你把我养胖点再吃吧。”

小戏精。盛子瑜在心里这样想，却完全忘了这是遗传自谁。

最后她发了一组胖虫虫蹲在那口大锅里的照片到微博上，他的屁股太大，坐是绝对坐不下去的。

作为一个天生的戏精，盛子瑜看图说话的本领很强，于是还装模作样地配上文字——“胖胖从小就喜欢坐在锅里玩，不容易啊，终于找到一个能承载胖胖体重的锅了。XX家的锅质量还是过硬的！”

不过因为这条广告实在太硬，盛子瑜遭到了王虫胖一众粉丝团的无情鄙视，纷纷表示虫妈要发广告就发广告，但黑虫宝他们就很不能忍了！

好在盛子瑜脸皮厚，装作没看见那些评论，继续面不改色地发第三条推广微博。

发发歇歇，好不容易只剩下最后一个包裹了。

盛子瑜拆开那个小盒子一看，懵了。

居然是口红！

她当时接广告的时候没细看，光顾着看钱了。可话说回来，她一个育儿微

博接什么美妆广告啊？

想来想去，这条广告只能等虫宝睡着后才能发了。

因此吃晚饭的时候，盛子瑜难得热情地给胖虫虫碗里夹了很多菜，胖家伙被她喂得直打嗝。

果然，肚子一饱，胖家伙立刻就犯了困，大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

盛子瑜赶紧将他抱到卧室床上，蠢蠢欲动道：“虫虫困了哦？先小睡一会儿，小睡一会儿。”

胖家伙肚子撑得滚圆，是真的犯了困，一倒在床上便呼呼大睡起来。

盛子瑜“桀桀桀”地狞笑起来，掏出那支早已准备好的口红，在睡得正酣的胖家伙脸上开始自由创作。

先是给胖家伙涂了个红通通的樱桃小嘴，又给他涂了个红鼻子，然后在他脑门上写了个“王”，最后还给他的胖脸蛋两边各画了三道胡须。

发了这组图片上去，这回盛子瑜没有配文字，而是切换到“鱼小胖要吃虫”这个小小号，在先前那条微博底下留了一条评论——“虫妈虫妈，求口红色号！”

然后盛子瑜又再次切换回咕噜噜这个小号，回复那条评论并转发出来——“小猪皮666[偷笑][偷笑][偷笑]”。

五条广告都发完，盛子瑜终于松了一口气。

明天就是霍铮的生日，给他买生日礼物的钱总算是靠出卖胖儿子攒了出来。

盛子瑜先前在姑妈那里问出了霍铮部队所在的地址，打算明天带着胖儿子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她在网上先选好表的款式，打算明天一早便去商场拿货，然后又订了蛋糕，最后在网上查去保定易县的路线。

放在一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霍铮。

电话一接起来他就在那头笑，声音里又带点无奈：“虫宝又惹你生气了？”

盛子瑜知道他一直在偷看自己微博，当下便有意转移话题，她娇嗔道：“你干吗只叫他宝宝？我呢？我也是宝宝！”

霍铮轻笑一声：“……鱼宝？”

“算了！”盛子瑜气鼓鼓道，“你不要和我说话了！”

两人之间静了几秒，然后听见霍铮的语气沉了下来，他问：“钱不够用了？”
原来他看出来她发了很多条广告。

还没等盛子瑜想出借口，霍铮便又道：“我没什么用钱的地方，那张卡里的钱是给你和虫宝用的。”

盛子瑜轻哼一声，嘴硬道：“你那点钱，都不够我一个月花的。”

电话那头的人又笑了一声，然后听见他沉声道：“能顶一个月是一个月。”

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期间霍铮试图要和胖儿子对话，却被小心眼的盛子瑜要求只能在她和胖儿子二选一，于是只得忍痛放弃了胖儿子。

刚挂电话，霍铮的邮箱就传来“叮”的一声，一封新邮件进来了。

下午的时候他联系上一个转业去了公安系统的战友，没提别的，只说是想看看昨天那起豪宅纵火案的笔录。

案件本身并不涉密，而且嫌犯早已供认不讳，只不过是一起很普通的纵火案，因此战友很爽快地答应了。

刚才发到他邮箱的，正是这一份笔录。

盛家的别墅主楼住的只有主人家，从前还有盛子瑜和虫虫，现在就只剩下盛谨常夫妇住了，工人们晚上都住在副楼里。

这次起火的地点正是主楼，案发时间是夜里十点，工人们都已经回副楼休息了，主楼里并没有人。

霍铮又去翻盛谨常夫妇的笔录，扫了一眼，原来当晚两人去听了一场音乐会，纵火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夫妇俩正在回程的路上。

他又重新将两人的笔录看一遍，这才发现，原本盛谨常当晚还约了下属来家里谈事情，但傍晚的时候纵火嫌犯曾来盛家闹过一场，因此他便取消了原先的安排，后来稍晚一些他就和妻子去听了音乐会。

想了想，霍铮又拨通了另一个朋友的电话，报上盛谨常夫妇的名字，然后又道：“昨晚大剧院的那场音乐会，帮我查一下有没有这两个购票人。如果有，再帮我查一下购票时间。”

第二日中午，霍铮接到好友回过来的电话，电话那头道：“查到了，有一位盛太太前天下午六点订了两张VIP席位的票。”

霍铮眼皮跳了跳：“演出几点开始？”

“八点。”

霍铮一时没吭声。

他的猜测太大胆，连他自己一开始都没有当真。

可现在……一切似乎都印证了他的猜测。

无论有没有林父出现，纵火案都会出现。

不为别的，只为将盛母的遗物全部烧毁。

而盛子瑜将盛家的地址告诉林父，让林父顺利找到林艺兰，无疑是对方想瞞睡她却主动递上了枕头。

也许原本对方还在发愁要如何制造一场隐秘的火灾，既能毁灭证据，又能搞清自己的干系。现在林父一出现，只要许对方以利益，便可轻松地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对方头上。

霍铮还在皱眉思索，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传达室。

“霍团长，外面有一个姓林的姑娘，说是来找您的。”

听到“林”这个字，霍铮皱了皱眉，将身边的人都想遍了也想不出第二个姓林的姑娘。

营区里有好几个飞机仓库，隔三岔五便有最新型的飞机和武器送过来，因此一直都执行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条例。平日里这儿连军属都不能进来，寻常人在门口拍个照片也会立即被门口的卫兵收缴手机删照片。像林冉冉这样不提前打一声招呼便直接找到部队来的，霍铮还真是头一回见。

霍铮揉了揉太阳穴，既没有心情，也没有兴趣去想林冉冉为何就来了这里。他朝电话那头沉声道：“现在还是工作时间，让她先等着。”说完便将电话撂了。

只是没过一会儿，霍铮桌上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来电号码，心里颇有些不好的预感，因为姑妈几乎从来不会将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来。

他一将电话接起来，那头就传来姑妈劈头盖脸的大骂：“霍铮！你怎么回事？你打的这个结婚申请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呀你？”

霍铮立时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姑妈这么火急火燎打电话过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这周周一他刚回到保定便将结婚申请递了上去，尽管人在保定，但他算是借调过来的，关系和档案都还在北京，而姑妈是政治部主任，自然能看见他的结婚申请。

霍铮听明白了姑妈话里话外的意思，当下也没有更多可说的，只是说：“结婚申请上的每个字都属实。”

“谁问你这个了？”姑妈被气得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就你最实诚！这种事情也是能往报告上写的？”

秦宜只觉得自己要被这个死脑筋的侄子气出了毛病，打个结婚申请居然还能把自己未婚生子的事情给交代了。想到这里她便气得心口发疼：“你的那份申请我先压下了！要结婚就再好好给我写一份！”

霍铮说话的音量不高，但是语气却很坚定：“姑妈，申请我不会改的。”

军人结婚都是要政审的，更何况是霍铮这种级别，政审想必会更加严格。

盛子瑜十八岁就未婚生子，尽管这算不上什么污点，但到时候势必还是要向组织交代清楚虫虫的情况。

姑妈话里话外的意思霍铮都清楚，她是出于对他前途的考量，希望他能在虫虫的事情上装傻。

什么是装傻呢？就是他可以当孩子的继父，但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生父。

果然，秦宜再次被他的反应气得火冒三丈：“你怎么搞的？这种事情别人藏都来不及，你可倒好，还主动写出来！你到底还想不想混了！”

霍铮没吭声，很安静地挨着骂。

秦宜一个人唱独角戏，骂了几句也骂不下去了，喝杯茶歇口气，她又拿出她做了几十年思想工作的经验来对付这个犟脾气的侄子：“阿铮，你听我说，现

在风气不同，是不像以前那样看重这方面了，你们男未婚女未嫁，是没什么错。可你自己想想，这几年你升得快，眼红了多少人？上次传的谣言是什么你还记得吗？说你是靠岳父的关系才爬上来的！”秦宜只觉得嗓子眼都在冒烟，“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都能传得有模有样，你再想想你的这件事儿，要真写进结婚申请里可就没法儿瞒了啊！你好好想想，看到时候会不会有人拿这件事来给你下绊子！”

电话那头沉默很久，就在秦宜以为他被自己说动了的时候，却突然传来霍铮的声音：“姑妈，这些事我的确做过……如果真的有人要借这件事来攻击我，那也只能受着。”

秦宜只觉得自己要活活被这个侄子气短命三年：“你到底在轴什么？你以为这种事情是开玩笑的？”她气得都口不择言了，“远的我不说，你就想想你爸！他比你姑父小三岁，当年级别还压了他一头，可后来呢？不还是栽在男女关系上了！他马上就六十了，这辈子就这样了！难不成你也想学他那样？”

听见生父被提及，霍铮短暂地沉默几秒，然后开口道：“我不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他有可比性。”

“没可比性？”秦宜冷笑连连，“你以为在外人眼里你们俩有多大区别？你还想分出个高下来是不是！”

霍铮轻轻叹了口气：“姑妈……”

话还没说完，就已经再次被姑妈打断：“我又不是不让你认虫虫当儿子，只是让你们俩在外人面前遮掩一下，有这么难吗？”

难。当然很难。

这样的事情，别说做，霍铮连提都不会向盛子瑜提半个字。

想了想，霍铮还是对着电话那头开口了：“姑妈，从子瑜怀孕到生孩子，再到虫虫长到现在这么大，我既没有陪在她们身边，也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以后我会好好弥补，现在的话……名分她们也许不在意，但我必须要给。”

自从知道虫虫就是自己的孩子之后，霍铮就总是会想象她们母子俩这三年来的生活。因为是未婚生子，三年前盛子瑜才十九岁，却被独自送到国外待产，她那么爱玩爱闹的性子，却要被迫待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惶恐地等待着新生命

的诞生。

因为生父不详，虫虫的存在从来没有被公之于众过，因为长时间待在家里，他甚至没有和同龄孩子相处的经验，看到一群小朋友在那里玩，也只是怯怯地站在那里不敢上前。

霍铮揉了揉太阳穴，再次沉声对电话那头说：“姑妈，虫虫就是我的儿子，我不会向任何人否认这一点。我也不希望虫虫长大后知道，他的父亲会因为一些很荒唐的原因否认他的存在。”

盛子瑜很后悔，十分后悔，悔得肠子都青了。

她从一开始就不该带着王虫胖去蛋糕店拿蛋糕，既然带了他去，那就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

怎么能不让店员帮她在盒子外面加一道锁就提着蛋糕上路了呢？

刚才在蛋糕店里，盛子瑜用余光观察了王虫胖很久，最后发现王虫胖投向那个巨大的蛋糕盒子的目光中冷静又带了几分疯狂。

她看得心惊胆战，赶紧当场主动掏钱给他买了一个四寸的小蛋糕，期望能够安抚一下胖家伙。

坐上出租车，胖家伙将那块蛋糕拿出来，兴高采烈地挖了一大块，然后举起勺子往妈妈面前递：“妈妈！你吃！”

盛子瑜立刻大为感动，因为大多时候，她有了好吃的东西也是不情不愿地分给胖家伙，从没有像胖家伙这样热情主动过。

不过在盛子瑜还有钱的时候，她也不会沦落到要和一个大胃王分吃一个四寸的小蛋糕。

盛子瑜摸了摸胖儿子的脑袋，满脸慈祥道：“妈妈不吃，虫宝自己吃吧。”

“好吧。”胖家伙毫不犹豫，将勺子一把塞进自己嘴里，“啊呜啊呜”地吃了起来。

连吃三大口，胖虫虫终于停下动作，然后转头看她：“妈妈……”

盛子瑜还沉浸在刚才胖儿子给她带来的感动里，此刻眼神依旧很温柔：“虫

宝怎么啦？”

胖虫虫吸了吸鼻子，胖脸蛋上堆满了笑：“我刚才和你分享了我的小蛋糕，现在轮到你把你的大蛋糕拿出来分享啦！”

盛子瑜一巴掌拍在他的大脑袋上：“吃你的！闭嘴！”

呸！白感动一场！这坏胖子还学会玩假招子了！

见自己的计划失败，胖虫虫很难过，一脸悲伤地将手里剩下的那个小蛋糕吃完了。

只是显然那块四寸小蛋糕没能将胖家伙的肚皮填饱，在下了出租车进高铁站的时候，胖虫虫又打起了大蛋糕的主意。

“妈妈！”胖家伙拽住妈妈的衣角，仰起一张胖脸蛋，模样看起来又乖又软又萌，“你拿这个大盒子好累啊！让虫虫帮你吧！”

盛子瑜冷笑一声，伸手抹掉胖家伙嘴角的蛋糕渣，慈祥道：“谢谢虫宝哦，不过妈妈不用。”

眼见自己的真实意图再次被拆穿，胖家伙恼羞成怒，带着哭腔哼了一声，然后就赌气将大脑袋扭开不看妈妈。

“你还跟我闹脾气了？”盛子瑜捏住他的肉脖子，说道，“快走！车子都要赶不上了！”

去霍铮所在部队的路并不好找。

盛子瑜前一晚是做了功课的，先从北京到保定，再从保定市区到下属的易县，易县有一个西山北乡。

霍铮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

目的地实在太复杂曲折，盛子瑜很想哭，而此刻的她才刚从保定站出来，坐上了去往易县的长途汽车。

“呜呜呜……”长途汽车上，盛子瑜抽噎着抱住满脸新鲜好奇的胖儿子，“胖胖，妈妈好累啊！”

胖虫虫毫不犹豫：“我们把蛋糕吃了吧！吃了蛋糕就有力气了！”

盛子瑜擦擦眼泪：“不能吃的。你饭量那么大，爸爸每天那么辛苦去工地搬砖，